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南華真經內篇

逍遙游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斷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陽甯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呬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敎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

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杵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哭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緇以言其老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

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覈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筵與楹。屬與西施。恢嵬惝怳。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己。己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

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

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鑿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芻，螂且甘帶，鴟鵂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獼狽以為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鑿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焚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子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矣。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脰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惑，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鬻黍。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亡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多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此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鬻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性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撓。而目將榮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

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寧。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路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誦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人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閭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

甚慄之子當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奉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奉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大

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朋。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屎以蜚盛溺。適有蜚蠊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榘槩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

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託屬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高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託其所賴子綦
曰此何不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喆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
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
之棧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
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頤
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癰足以錮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
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
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
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且也。直後而未往耳。且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且者乎。奚假魯國。且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來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

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詛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